

# 恋爱宝典

蒋峰

作品

Jiang Feng works  
collection

5

book 2

Jiang Feng works  
collection

5

蒋峰

作品

# 恋爱宝典

book 2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恋爱宝典 (全2册) / 蒋峰著. —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5.1

(蒋峰作品典藏系列)

ISBN 978-7-5378-4279-2

I. ①恋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77050号

书 名 恋爱宝典 (全2册)

---

著 者 蒋 峰

责任编辑 刘文飞

装帧设计 Hanyin

---

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

邮 编 030012

电 话 0351-5628696 (太原发行部)

010-57427288 (北京发行部)

0351-5628688 (总编办)

传 真 0351-5628680 010-57571328

网 址 <http://www.bywy.com>

经 销 商 新华书店

E - mail [bywycbs@163.com](mailto:bywycbs@163.com)

印刷装订 环球印刷 (北京) 有限公司

---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19.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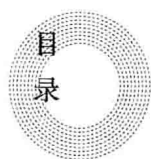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 470千字

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78-4279-2

定 价 56.80元



CHAPTER II

人们如何才相恋 1

CHAPTER 12

《恋爱宝典》预热

宣传 121

CHAPTER 13

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还是温床 139

CHAPTER 14

恋爱中的死亡情结 207

**CHAPTER 15**

《恋爱宝典》的  
修改意见 247

**CHAPTER 16**

分手后你们还会  
上床吗? 255

**CHAPTER 17**

SASA! SASA! 297

**CHAPTER 19**

**CHAPTER 18**

你在无爱的期间  
做什么? 315

我们最爱的那一刻 327

CHAPTER 20

求婚的最佳  
时机 341

CHAPTER 21

携手走进婚礼  
的圣殿 347

CHAPTER 22

跟每个恋人说再见 357

创作谈 363



人们如何才相恋



CHAPTER II

给个机会，TATA，让我们把时光倒退，退到你在东方新天地，拨开架上的衣服，看到我的那一刻。我说我们是第二次见面了，没什么事的话可以去我住处看看猫呀狗呀什么的，虽然我什么都没养。你笑了，随着你的笑容，我的全身也随之放松。嗯，也许这还不够，我再往后讲。我说打个车回去得了。你不愿意，你表示这么干跟你妈应召女郎似的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还没做好与我迅速独处的准备。你需要一些公共空间来过渡，比如街上，虽然过往的行人绝不会看我们一眼，但可以令你的沉默堂而皇之；比如地铁的你推我搡，至少你能确定你还有七站的路程来适应，犹豫或是接受。你在害怕什么？

我也一样，TATA，不是你想的那种得意洋洋，即将解下腰带的得意心情。我甚至都想过在下一站你被下车的人潮挤出地铁，车门一关我们自此毫无联系。因为那以后的事情是我们可以控制的，我直接回家，冲杯咖啡，打开电脑，可能再找两部A片把问题解决掉，再找本书读到深夜入睡；你直接坐上对面的地铁向西而去，碰到有信号的地方，约个朋友出来吃饭，声情并茂地讲讲你刚才是如何甩掉缠了你一天的，想搞你的傻逼。这样真挺好，至少我们生活没有变，一样枯燥单调，但我们知道该怎么应付。我们害怕的是一旦我们坐到终点，你同我上了楼，进了门、接吻、更衣、洗澡、打气运动，在你的身体爆掉之前结束我的行为，然后呢？这是我们捉摸不定的，未知的恐惧。

后来我们不约而同地扯过被子盖上。事情刚过，我们又不习惯看对方的身体，或把身体给对方看。我递你烟盒，问来一支吗。你摆手，让我尽管抽。我们一下子拥有了好多感受，但是讲不出来。你把被子向下



移，向下移，让我看你乳房上的文身，超市里的蓝色标签，粗细不匀的杠杠，下面混杂着字母数字，你名字的缩写和你的阴历阳历生日。

“有意思吧？”

“我刚才还以为粘的呢，几次想揭下来。”

你审视我几秒，确定我在开玩笑，跟我聊起工作、朋友，找找咱俩过去有没有什么交叉点。你北京人，我东北人，隔一山海关我们除了都认识毛主席没有任何交叉点。你说你困了，我一下没反应过来。你换着说这个点儿可能没车了。我懂了，我说睡这儿得了，这么晚别折腾了。你嚷嚷真棒，蹭地一下钻被子里去了。我当时不知道，原来女人提出过夜就好比男人提出上床，一样难以启齿。你问我白天几点上班。我说去的话是明天下午两点，不去的话是后天下午两点。你赶紧说明天你事儿多着呢，起来就得忙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你在保证天一亮你就走，不会赖着我。

“我想起一事，”你说，“今儿个喝咖啡那土豪《麻花》投了钱，所以送我两张票，你要是月底没什么事，我们去看看暴发户搞文化。”

我乐了。我说我们现在是最微妙的阶段，你并不是想跟我去看什么《麻花》，你只是在试探我们的关系能否持续到月底，走出第一步。

你坐起来，钩住我脖子，轻声说：“听说二〇五〇年土星撞木星，咱一起去看，成不成？”

## 83

站在点点的角度，她与我的第一次约会应该算非常糟糕。她没约我，我也没约她，全是朋友撺掇的。她来广州演出一个月，朋友说可以

找个合约男友，好用的，你回深圳也不麻烦的。我认识一个，她朋友说，一看就是那种甩一千次也不会黏着你的主儿，最多自己去跳楼。她觉得挺乐，找个男朋友甩着玩也挺有劲的。那天见了面就不对劲，首先这人比她矮，似乎还穷，还能吃，再就是——发现这个事实她差点崩溃——他也是东北人。

“没事，我可以装外地人，你给我点时间学方言，装ABC都行。”

“得了，你还是说东北话吧。”

我看着她埋单，试图讲个笑话表示我虽没钱，但有别的特长。“ABC我会，我读过大学，Always Being Clean。”

“别说了，弄得我凉丝丝的，”她把零钱收好，正视着我，“我们等会儿去哪？”

去看电影。电影院人不算多，反正进去就有票。我们在中间找了个位置坐下来。我对这种电影不感冒。讲一叫尼奥的黑客闲得慌，跟计算机较上劲了，后来恨不得钻进去打。我哈欠连天，她问我不好看吗。我说不是，我最喜欢看电影，要是电影院不禁烟的话，我恨不得生于斯长于斯。她看看我，她跟我还不熟，不明白我想说啥。我摸了摸她的手，告诉她去抽支烟。

回来的时候我拎袋爆米花。两张电影票是她买的，我得买点零食表明我也出力了。

尼奥不知道进了什么地方，我看了半天确定不是地狱，挺放心地闭上了眼睛。睡了一会儿脖子疼，我跟点点说你往这边点，再来点，那么紧张干吗，又不吃你豆腐。我头一歪，靠在了她肩膀上。

当时《黑客帝国3》还没出来，前两部四五个小时连放，我睡得爽死了。醒来时正散场，我借张面纸把她肩膀上的口水擦掉，也跟着人群

走出来。

我问她电影好看吗。她说还行，就是有人一直打呼噜。我估计是在说我。我装不知道辩解让观众打呼噜责任在华纳兄弟，他们把电影拍得让人想睡觉。她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还跟后排几个男的吵了一架，警告他们别找我，找电影院去。

“我不知道，我睡着了。咋的了？”

“就是他们让我把你叫起来，声音太大了。我把他们都骂回去了。”

我挺惭愧，提出请她吃生蚝：“白云路有一家，很火的。”

刚好那天他们没出摊。我说芳村肯定有，那酒吧多，跳完舞都饿。我们赶过去在路边吃烧烤。从酒吧出来的男男女女都很亢奋。点点捧着生蚝壳子看得很好奇。她问我那里面都什么样。

“酒吧的样。”

“我没去过酒吧。”

“不是吧你？”

“我还小嘛。”

“对了，你多大了？”

“十五岁零四个月。”

“我操。”

我带她进去看看，先跟她提俩要求，一是我没钱请你喝洋酒了，点打啤酒凑合吧；二是不许被别的男人勾走，把我一人晾这儿。不过一进去，她就有点怕了，死命拉着我，生怕丢了。开始拽我T恤，衣服都扯变形了，之后干脆抓我手。广州热，所以外国人以黑人居多，然而绕着黑人跳舞的中国女孩更多，再加上已经过零点，酒喝得不少，没被带走的和带不走人的男女更加疯狂。点点有点怕，使劲捏我手，不肯找地方

坐下来。我领她转一圈，舞池中间还有大床，两男两女在上面穿比基尼模仿性交。点点凑我耳边说咱回家吧。

“啊？回哪儿？”

“去你家。”

“啊？太快了吧。”

就这么个情况，到我住处时她惊魂未定，我兴奋不已。我那时住地下室，刘宝回四川那天租到的。又便宜又温馨，我用省下来的房租装了个二手电脑，以便随时知晓最新的AV资讯。地下室没窗户，灯一开可亮了，丝毫没有黑夜的感觉。我说你上会儿网，我洗个澡去。

冲凉在公共浴室，流水滑过我身体的每一部分，无比舒畅。进屋后我问她去冲不。她说不方便。我哦哦哦，哦了半天我不知道怎么开头。她回头看到我热切的眼神禁不住乐了。

“你想干吗？”

“你想让我干吗？”我问。

“我不做那种事。”

“哦，哦，哦，”我挠挠还湿着的头发，“没做过？”

“做过。不过后悔了，再也不想做了，直到结婚。”

“哦，哦。”我靠床头。

她坐着上网，事实上只是找个不跟我同床的地方。

“那你打算睡觉吗？我这就一个床，你要想我就起来，我看书。”

“你先睡吧，我一会儿睡你旁边就行了。”

“哦。”

我躺下来，盖好被子，想了好多功德无量的事。我想跟她做爱，在出租车里身体就一阵一阵的了，洗澡的时候想着想着就彻底不行了。我

现在还没怎么喜欢她，我在估摸和她发生性行为都意味着什么，搞过未成年人，干了腿长将近九十厘米的姑娘，为我的性伴侣数目添了一个单位，可是归根结底也就是一次射精，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些就打破她的原则底线——她刚才说得那么决绝——那也太无耻了吧。想着想着，我就在她的打字声中，在自我的道德肯定中满足地睡着了。

我以前在大学写第一本书的时候很少睡觉，通常都是写到清晨出操。有个很奇怪的室友活得像是生活的观众，好比生活是场二十四小时连放的电影，他总是担心错过什么好玩的事情。虽然大多数日子波澜不惊，但他就是期待下一秒就会发生爆炸性的事件。为此他甚至舍不得睡觉，每夜都是陪我到很晚才不得不睡。他特羡慕我，早上一睁开眼就大声问我，昨晚发生什么事了吗？

我那天起床也浮现了这种感觉。我醒来看见点点还在上网，我会发会儿呆，在背后问她你怎么不睡觉。

“吓我一跳，”她把椅子掉回来，“你醒啦？”

“现在几点了？”

“上午十点多。”

“一直没睡？”

“躺好久没睡着。我开始同情后排那几个男的了，他们一定是也想睡觉时才受不了你的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后来捏下你鼻子，就没动静了。可是你抢被子，我拉过来，你就推我。”

“总比生扑你强吧。”我起身找衣服，“拒绝老子的下场就是没被子盖。”

我站在床上时我的短裤刚好与她的视线平视，她皱着眉让我文明点。

“没见过晨勃吗？你睡吧，这床上全你的了。”

“我回去睡！”

“早说啊。”我又把衣服全脱掉，钻被子里。

“你真行，跟你商量一事儿。我得在广州待一个月，你做我男朋友吧。”

“有工资吗？”

“我请你吃饭抽烟，给你买书。”

“咱算算，从鹿港见着你到现在，是十七个小时，我睡了十三个小时。”

“我喜欢这个，”她提起包准备撤了，“安全。”

“可是就那清醒的四个小时我也能做不少事儿。”

“就你？”她拉开地下室的门，“我下周五再找你。”

## 84

我上半年入了作协，所谓回归主流。五月份还随团去了延安体验生活，主要考察老区的美食及酒店服务业。作为组织部里的年轻人，我响应号召，挤出睡眠时间，从二十三楼的卧室使劲往下看。领导们说80后作家缺的就是底层写作，光在延安读丁玲是不够的。由于夜晚观察底层，我白天开会时便神情恍惚。六十多个作家济济一堂，讨论文学，我往圆桌上一趴，就找到了课堂上睡觉的感觉。

刚开场还睡不着，一些片言只语还溜进耳朵。一位身着军装的作家感叹现当代读者素质越来越差，文学将面向精英还是大众。因为他肩上的军衔是四杠二，全场鼓掌，请他发表意见。这么一刺激，睡虫就来了，我欢快入眠。

几个梦下来我被高洪波用话筒唤醒。我以为大会进行到去餐厅体验民俗民风的环节了，揉揉眼睛见大家还在。前辈们很好，都忍住不笑。高主席让人倒杯茶给我，说能体谅我这样的年轻人不适应这种场合，但我还是应该说几句做会议记录。高书记人特好，虽然到现在我也没弄清他是副书记还是副主席，反正他是作协唯一能叫得出我名字的领导。出于感激，我很认真地表达我的想法。我说我觉得当代年轻人素质不低。我调下麦克风，刚才关着的。开启之后我重讲一遍，挺高的，我就接触过几个女读者，各方面素质都特别好，比如陈静馨。

不管对错，我观点倒是很新颖。我估计他们会庆幸还好那孩子一直在睡觉，没说更多的话。前辈们也很饿，没人揪我辫子，我话音一落就散会了。

《文学报》没刊这么多，就说年轻作家持反对意见，更没见着陈静馨这三个字，然而我时时想她，以至于所有从我这儿见过陈静馨的朋友，我都没有绝交。

姚远也见过她一回，他说陈静馨是他认识的最漂亮的两个女孩之一，另一个是他老婆。其实他老婆不好看，说这话的时候他老婆也在场，所以我猜他的意思是——你女友比我老婆好看一百倍。

可她不是我女朋友，她有男朋友，比我高，比我帅，还会吹箫。这些她都不避讳我，包括每天十点到十点三刻的长途亲密电话。她在床靠墙的一侧，对着话筒说，我想你了，特别想，老公你说多点，我

就喜欢听你说话；我在床的外侧看《史记》，恨不得自己也一刀切了，现在就下床写《共和国史》去。有时候我多么想对她讲，我和你是异性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，你很美，就冲这三个理由你也要顾及一下我的感受。但是说不出口，看到她挂掉电话一脸憧憬，时不时会告知我，一回到长沙她就直奔四姨家吃口味虾，馋死了。我耸耸肩，欲言又止，你到上海来，坐二十个小时火车，找你喜欢的作者，就是为了怀念家乡菜吗？

最后一次总是很特别，那晚她挂掉电话没有再憧憬或期盼，把被子盖好面冲着墙，问我能不能把灯关掉。像洞房夜吹蜡烛似的，“啪”的一声进入黑暗与沉寂。

她问我是不是以后再没有机会像这样与我相处几天了。那声音碰到她面前的墙扩散到整个屋子里，浸到夜色之中。我说如果我们都不努力的话，也许就没有了。这是种表白，但是又是给自己留有若被拒绝的面子。我心里要说的是，我应努力进一步，你应迁就退一步。

“你明天陪我去买票吧。”

“好。”我翻过身，背着她，我怕我忍不住张臂去抱她，那不合适。现在我一伸手，拥抱的就是窗外的残月了。

## 85

我上次见到姚远还是他结婚那时候，我头天下午到的上海。等着他和新娘在婚庆公司的安排下进行彩排。上台之后新郎先行左转，左手牵新娘的右手改为右手牵新娘的左手。有点绕，姚远弄到婚庆公司下班都



没做对。

“就这样吧，”姚远对婚礼策划讲，“我又不会给你奖金。”

结束后姚远要我们别走，他要和我好好聊聊，我们有段时间没见了。

当然还有其他人，我不认识的。我们在一家烧烤店里坐下，姚远想喝到清晨五点直接接新娘，他说人生有两件事该在酩酊中过去，结婚和死亡。我们谁也没拦他，我们都知道他酒量不好，早喝早倒，早睡早起。但还得讨论个话题下酒。姚远建议不要聊文学，不然会被酒店老板宰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因为他以为作家数学都不好。”

这是个笑话，TATA，拜托帮忙笑一笑。姚远的幽默是要细细品的，直到你品出，原来这是个笑话。

我们那晚聊的是女权主义，收获不多，一点点进展是，几个男生都支持女权主义不带胸罩。然后延伸到另一个话题，女性主义，说说这两个概念的区别。一个是权，一个是性，这两个字可下酒了。一种说法是女权意味着男女平等，而女性则是女性中心主义，女性至上，或者说女权是为了摆脱第二性的位置，女性主义也许是对另一半的性奴役。

TATA，怎么跟你解释我的感受呢？我觉得仿佛听一群挤地铁的白领谈论私人飞机和游艇。对的，就是盲人摸象。忍不了时我站起身将瓶中酒一饮而尽打断他们。

“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区别是翻译不同，”我正色道，“它们都是西方语系下的概念，在英文它们是一个单词，feminism，只是翻译者由自己的喜好乱翻的。”